



# A Study on Aspectual Category of Jiangxi Suichuan Dialect

Guo Taoying, Xiao Jiugen \*

Research Center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Lif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 Email address:

1747397739@qq.com (Guo Taoying), jxsdxjg666666@sina.com (Xiao Jiugen)

\*Corresponding author

## To cite this article:

Guo Taoying, Xiao Jiugen. A Study on Aspectual Category of Jiangxi Suichuan Dialect. *Science Innovation*. Vol. 9, No. 1, 2021, pp. 1-6.

doi: 10.11648/j.si.20210901.11

**Received:** January 25, 2021; **Accepted:** February 26, 2021; **Published:** March 4, 2021

**Abstract:** Suichuan County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of Jiangxi Province, the southwest of Ji'an City. The local dialect of Suichuan, namely Gan dialec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ounty seat of Quanjian and the suburbs of Yaoxia, Zhutian, Nanyuan, Yutian, Meijiang, Penzhu and other towns. The dialect is represented by Quanjian Town and Yaoxia Town. There is a complete aspect and appearance system in Suichuan dialect. The aspect includes seven kinds: initial-aspect, progressive-aspect, continuous-aspect, perfect-aspect, experience-aspect, continuing-aspect and already-aspect. The appearance includes four kinds: short appearance, try appearance, repeated appearance and random appearance.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uichuan dialect, it analyzes its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grammatical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al meaning. The biggest grammatical feature of the appearance of Suichuan dialect is mainly expressed by the marker words such as "Yeha (耶哈)" and "Xilei (洗雷)". Some of the same marker words such as "Yi (一)" can express several different style meanings, which are not only the stylistic mark of perfect-aspect and already-aspect, but also the stylistic mark of continuing-aspect.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modal particles in Suichuan dialect do not express body and appearance meaning; and the complement of "Diao (掉)" dialect is described as "Ga (噶)".

**Keywords:** Suichuan County, Local Dialect, Aspectual Characteristic

## 江西遂川方言体貌分析

郭桃英, 肖九根\*

江西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生活中心, 南昌, 中国

## 邮箱

1747397739@qq.com (郭桃英), jxsdxjg666666@sina.com (肖九根)

**摘要:** 遂川县位于江西省西南边陲, 吉安市的西南部。遂川的本地话即赣方言, 主要分布于县城泉江及近郊的瑶厦、珠田、年源、零田、枚江、盆珠等乡镇, 方言以泉江镇、瑶厦乡的为代表。遂川方言具有完整的体貌系统, “体”包括起始体、进行体、持续体、完成体、经历体、继续体、已然体七种; “貌”包括短时貌、尝试貌、反复貌、随意貌四种。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根据遂川方言的实情以分析其体貌特征及其语法构成与功能义。遂川方言体貌的最大语法特征, 主要通过标记词“耶哈”“洗雷”等方式表达其意义, 有的同一个标记词如“一”可表示几种不同的语体义, 既是完成体、已然体的体标记, 又是持续体的体标记。研究还发现, 遂川方言语气词不表体貌义; 而作为补语的“掉”方言中皆以“噶”述之。

**关键词:** 遂川县, 本地方言, 体貌特征

## 1. 引言

遂川县位于江西省西南边陲,吉安市西南部,东邻吉安市万安县,南接赣州市南康县和上犹县,西连湖南省桂东、炎陵二县,西北接井冈山市,北抵吉安市泰和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闽、粤、琼等省通往革命摇篮井冈山的重要通道。遂川人口有62.23万(据2020年统计),其主要有两种方言,即本地话和客家话。本地话,也就是赣方言,主要分布于县城泉江镇及近郊瑶厦、珠田、年源、雩田、枚江、盆珠诸乡镇,方言以泉江镇、瑶厦乡为代表。目前,汉语方言体貌问题是语法学界关注的重点。不过,纵观所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尽管遂川方言体貌现象很有特色,但是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所以,本文就以其为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在此特别说明的是,方言例举中有音无形的字则以符号方框“□”替代。

## 2. 体

### 2.1. 起始体

起始体是从内部来对事件起始部分的观察。[1]它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的起始,也叫开始体。在普通话中,“起”“起来”是起始体的体标记词,它们大多在动词、形容词等谓语性成分后面。在遂川方言中,起始体标志词语一般用“洗雷”表示,附加在动词、形容词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仅用作动词的补语表趋向意义,如“跑起来”“抬起来”等,还可以表示事态的开始。[2]另外,标记词“洗雷”的意义主要有四种:体貌义、发生义、方式义和趋向义。[3]例如:

(1) 天气□[lia<sup>24</sup>]洗雷一,要多丢耶欠衣胸(天气冷起来了,要多穿一件衣服)。——体貌义

(2) □[tɕiou<sup>35</sup>]伙打洗雷一,您系劝耶哈(他们打起来了,你去劝一劝)。——发生义

(3) 即笑洗雷蛮腩腆(他笑起来很腩腆)。——方式义

(4) 即赞洗雷一(他站起来了)。——趋向义

如果动词后要带宾语,就要说成“V起O来”,而不能说成“VO起来”。例如:

(5) 咋还□[en<sup>35</sup>]嘞到,即就恰洗酒雷一(客人还没到他就喝起酒来)。

(6) 您跣□[tse<sup>32</sup>]洗森一雷一(您怎么做起生意来了)?

### 2.2. 进行体

进行体表示动作或事情正在进行中。在普通话中,进行体一般用标记词“着”表示,通常附在动词后,有时也用标记词“在”或不用标记词。在遂川本地方言中,进行体通常在动词前用标记词“□[ts<sup>h</sup>ei<sup>42</sup>]”表示。普通话中的进行体标记词“着”“在”在遂川本地方言都用标记词“□[ts<sup>h</sup>ei<sup>42</sup>]”表

示,无标记词的句子则在动词前加入标记词“□[ts<sup>h</sup>ei<sup>42</sup>]”表示。例如:

(7) □[liai<sup>35</sup>]□[ts<sup>h</sup>ei<sup>42</sup>]恰饭,即□[ts<sup>h</sup>ei<sup>42</sup>]洗朽(我在吃饭,他在洗手呢)。

(8) □[liai<sup>35</sup>]□[en<sup>35</sup>]□[ts<sup>h</sup>ei<sup>42</sup>]恰饭,□[liai<sup>35</sup>]□[ts<sup>h</sup>ei<sup>42</sup>]搔替(我没在吃饭呢,我在扫地)。

(9) 跟该□[si<sup>35</sup>]侯即□[ts<sup>h</sup>ei<sup>42</sup>]五啦磊?——即躺□[ts<sup>h</sup>ei<sup>42</sup>]藏丧□[k<sup>h</sup>uen<sup>42</sup>]需(这会儿他在干什么?——他躺在床上看书呢)。

(10) □[liai<sup>35</sup>]给连郭□[ts<sup>h</sup>ei<sup>42</sup>]备今(我今年在北京呢)。

(11) 即□[ts<sup>h</sup>ei<sup>42</sup>]叫,那磊啊□[en<sup>35</sup>]恰(她哭着呢,什么也不吃)。

(12) 问向□[ts<sup>h</sup>ei<sup>42</sup>]落雨,要带伞(外面下雨呢,要带伞)。

在遂川方言中,“□[ts<sup>h</sup>ei<sup>42</sup>]”能加在动词前作状语,表示“正在”之意,如例(7)(8)(9)等;也可加处所构成介宾短语作状语,如例(9)的“□[ts<sup>h</sup>ei<sup>42</sup>]藏丧”;还可作动词,充当句子的谓语,如例(10)。另外,在例(8)(9)(10)中,可以看到语气词“呢”不用表达出来。在遂川方言中,“呢”这个语气词说话时一般不说出来。

### 2.3. 持续体

持续体是对事件构成中的持续观察的反映。它着眼于事件内部观察事件,不反映事件的起始或终结。[1]它表示动作或事件在一定时间内是持续的,没有间断或结束。普通话中,持续体的标记词是“着”,它加在动词后表示持续义。在遂川本地方言中,持续体标记词是“一”“紧”“紧嘞”三个,加在动词后表持续义。具体用法如下:

A.在表持续的句子中,如使用“VP+着+NP”格式,且VP和NP之间结合得不紧的话,“着”一般用“一”表示。例如:

(13) 即朽滴团一耶咂杯类(他手里拿着一个茶杯)。

(14) 即□[tiou<sup>55</sup>]一耶□[sin<sup>55</sup>]新衣胸(他穿着一身新衣服)。

(15) □[liai<sup>35</sup>]带一雨衣,□[en<sup>35</sup>]怕落雨(我带着雨衣,不怕下雨)。

(16) 门口□[xe<sup>214</sup>]赞一三该人(门口站着三个人)。——持续体

门口□[xe<sup>214</sup>]赞一三该人(门口站了三个人)。——完成体

上面例子中的“拿”和“一个茶杯”,“穿”和“一身衣服”,“带”和“雨衣”,“站”和“三个人”之间结合度不高,因此表示持续义的“着”都用“一”表示。再看例(16),完成体“门口站了三个人”和持续体“门口站着三个人”,普通话标记词“了”和“着”在遂川本地话中都用“一”表示。所以,在遂川方言中,完成体标记词“了”和这种VP与NP之间结合度不高的持续体句子的标记词“着”都是用“一”表示,没有什

么区别。但是,遂川人能根据语境分辨出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具体意义。另外,通过例(16)完成体句子“门口[xe<sup>214</sup>]赞一三该人”可知,“一”还能表示持续义,表示此状态在事件结束时便开始延续。[4]

B.在表持续的句子中,如果“VP+着+NP”中VP和NP之间结合度较高的话,“着”则用“紧”来表示。例如:

(17) 小明低紧老□[kuei<sup>55</sup>]□[en<sup>35</sup>]袜□[sei<sup>51</sup>] (小明低着头不说话)。

(18) □[tciou<sup>35</sup>] 伙打紧伞在该上走 (他们打着伞在街上走)。

(19) 戴紧莫子早莫子 (戴着帽子找帽子)。

(20) 即靠紧墙类恰烟 (他靠着墙抽烟)。

在这些例子中,“低头”“打伞”“戴帽子”“靠墙”这些动宾短语的结合度较高,使用过程中通常当作一个整体用,这时“着”就用“紧”来表示。

C.在“VP+着!”这样的祈使句中,持续体标记词“着”一般用“紧嘞”来表示。

(21) 您团紧嘞 (你拿着)!

(22) 紧紧嘞, □[en<sup>35</sup>]料赞洗嘞 (坐着,不要站起来)!

(23) □[liai<sup>35</sup>]走□[k<sup>h</sup>uei<sup>55</sup>]耶□[xa<sup>51</sup>], □[cin<sup>35</sup>]李要好嘛磊□[k<sup>h</sup>uen<sup>51</sup>] 紧嘞 (我走开一会儿,行李要好好地看着)!

## 2.4. 完成体

完成体指的是相对于某个参照时间而言,句子所表述的事件已成为事实,也叫现实体或实现体。[5]刘丹青表示:“完成表示事件行为在基点时间之前已经发生和完成,基点时间既可以是言语时间,也可以是作为基点的另一事件的时间。”[6]也就是说动作的完成可以发生在现在、过去或将来。在普通话中,通常使用“了”作为完成体的标记词,它一般加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在遂川方言中,完成体也用标记词来表示,一般在动词后加上“一”、“噶”或“噶一”,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sub>i</sub>”。具体用法如下:

A.在表示动作已经完成的句子中,一般在动词后加上“噶”、“噶一”或者“一”来表示完成体。例如:

(24) □[liai<sup>35</sup>]打烂噶耶碗。/□[liai<sup>35</sup>]打烂噶一耶碗 (我打破了一个碗)。

(25) 脏三飒噶一揪滴该咂鸡。/脏三哪揪滴该咂鸡飒噶一 (张三杀了他家的那只鸡)。

(26) 即□[liai<sup>54</sup>]一□[liai<sup>35</sup>]三斤官类, □[liai<sup>35</sup>] 马上就□[liai<sup>54</sup>]一钱既 (他给了我三斤橘子,我马上就给了他钱)。

(27) □[liai<sup>54</sup>]来噶带[tso<sup>35</sup>][tso<sup>42</sup>]一,麻烦您等哈[k<sup>h</sup>uei<sup>33</sup>]耶哈门 (我忘了带钥匙,麻烦您等下开下门)。

B.在表达未来完成的事件或在祈使句中,一般在动词后加“噶”来表示完成体,而不用“一”或“噶一”。例如:

(28) □[liai<sup>35</sup>]想恰噶亚饭看噶电隐醉维系 (我想吃了晚饭,看了电影再回去)。——未来要完成的事件。

(29) 擦噶黑板丧给次 (擦掉黑板上的字)!

(30) □[en<sup>35</sup>]□[k<sup>h</sup>uei<sup>214</sup>]以哪该自磊东西丢噶 (不能把这些东西丢掉)。——祈使句

在例(29)(30)中,完成体标记与补语“掉”用同一个词“噶”来表示。在遂川本地方言中,表示事情已完成的用“噶一”和“噶”比用“一”的语气要轻松愉快些;用“一”不带感情色彩,仅表示完成。另外,在遂川本地方言中,完成体有三种用法,即结果性、先时性、持续性。[7]第一种结果性,指当前的状态或行为是由过去发生的动作所引起的,如例(27)前后两个小句之间就存在着因果关系,“忘了带钥匙”是因,“等下要帮忙开门”是果。第二种先时性,指表示相对于某一参照时间事件已经发生,多用来强调两个事件纯粹的时间参照关系,前一事件跟后一事件没有明显的现时相关性和因果联系,如例(28)相对于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来说,“吃饭”和“看电影”这两件事已经发生了。第三种持续性,指过去发生并持续到现在的情状,如例(16)。

## 2.5. 经历体

经历体表示某一时间段内有过某种行为,发生过某个事件,或者出现过某种状态,也叫经验体。在普通话中,经历体的标记词一般是“过”,加在动词后面表示这一语法意义。在遂川本地话中,一般用“钩”附加在动词后表示经历体。例如:

(31) 即到钩蛮夺替夯,丘谢耶□[ts<sup>h</sup>ei<sup>53</sup>]□[en<sup>35</sup>]嘞到钩备今 (他到过很多地方,就是一直没到过北京)。

(32) □[liai<sup>35</sup>]早钩即好几次 (我找过他好几次)。

(33) 即以前□[tse<sup>32</sup>]钩森一 (他从前做过生意)。

(34) □[liai<sup>35</sup>]亲林丘□[k<sup>h</sup>uen<sup>51</sup>]钩□[kiai<sup>35</sup>]本书一 (我昨天就看过这本书了)。

经历体有两种用法,即非特定经历用法和特定经历用法。[8]第一种非特定经历用法,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经历,可以与非特定的时间状语共现,如例(31)中的“一直没到过北京”。第二种特定经历用法,指过去较近时间的经历,可以与较近的时间状语共现,如例(34)“我昨天就看过这本书了”。

## 2.6. 继续体

继续体指“事件到达某中间点后还将继续持续”。[1](p80-101)它表示动作或事件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或一个阶段,还要继续下去。普通话表示继续体的语法手段是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加“下去”。遂川方言和普通话一样,一般在动词后加“□[xa<sup>214</sup>]系”来表示继续体的意义。例如:

(35) 让即袜□[xa<sup>214</sup>]系, □[en<sup>35</sup>]料擦嘴 (让他说下去,不要插嘴)。

(36) 您要□[ko<sup>24</sup>]子□[tse<sup>32</sup>]□[xa<sup>214</sup>]系, □[liai<sup>35</sup>]蛮拎就走 (你要这样干下去,我明天就走)。

(37) 要□[k<sup>h</sup>uen<sup>51</sup>]□[kiei<sup>43</sup>]林□[k<sup>h</sup>uen<sup>51</sup>]□[xa<sup>214</sup>]系, □[lio<sup>24</sup>]伙先走一 (要看的人看下去,我们先走了)。

### 2.6.1. 继续体与起始体的区别

起始体的标记“洗雷”和继续体的标记“□[xa<sup>214</sup>]系”都依附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 构成“V/A+洗雷/□[xa<sup>214</sup>]系”的格式, 都带有动作或状态的持续义。但是, 起始体的标记“洗雷”用在及物动词后时, 中间可以插入宾语, 构成“V+洗+O+雷”的形式, 如例(6)您踉□[tse<sup>32</sup>]洗森一雷一? (你怎么做起生意来了?); 而继续体的标记“□[xa<sup>214</sup>]系”一般不接宾语, 中间也不能插入宾语。再者, 起始体“洗雷”着眼于动作或状态变化的起始阶段, 并有继续进行的意思, 强调的是开始; 而继续体关注的是动作或状态变化在参照点之后将继续下去的特定时段, 强调的是持续。[9]

### 2.6.2. 继续体与持续体的区别

从事件的内部结构来看, 继续体和持续体都处在起始点和终结点之间的持续阶段内。但是, 持续体是对事件构成中的持续观察的反映, 而继续体则是事件到达某中间点后还将继续持续。持续体强调的是在起始点和终结点之间的时间内事件的延续性, 也就是说, 持续体事件可以从起始点之后就开始; 而继续体强调的是事件在进行一段时间后再继续下去, 它要求在起始点过后的一段时间之后再延续其动作行为。另外, 持续体表示对某种静态谓词所表示的持续状态的观察, 其标记词“紧”一般用于静态动词后面表示较为典型的持续体, 这类动词一般有一个动态的起点, 如例(14)的“穿”, 指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将衣物套在身上的动作, 加在“紧”前表示“穿”这一姿势的延续, 表示“穿着”这一状态; 而继续体没有用静态动词的倾向。

### 2.7. 已然体

已然体表示动作已经完成或事件已经结束, 有新情况出现。在普通话中, 已然体一般用标记词“了”来表示, 一个句子中有时会用两个“了”来表达, 表示为“VP+了<sub>1</sub>+NP+了<sub>2</sub>”。在遂川本地话中, 已然体用标记词“一”来表示, 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2</sub>”。具体用法如下:

A. 在“VP+了<sub>1</sub>+NP+了<sub>2</sub>”或“VP+了<sub>1</sub>+补语+了<sub>2</sub>”句式, “了<sub>1</sub>”“了<sub>2</sub>”属于二分型, “了<sub>1</sub>”“了<sub>2</sub>”的标记是不同的。[10]遂川本地话“了<sub>1</sub>”一般用“噶”来表示, “了<sub>2</sub>”用完成标志“一”来表示。例如:

(38) □[liai<sup>35</sup>]恰噶饭一, 您恰噶一吗(我吃了饭了, 你吃了吗)?

(39) 即系噶耶该□[lia<sup>23</sup>]□[liei<sup>35</sup>]一, 还□[en<sup>35</sup>]嘞维嘞(他去了一个多月了, 还没有回来)。——VP+了<sub>1</sub>+NP+了<sub>2</sub>

(40) 钱都团噶错嘞一, 就□[kan<sup>35</sup>]嘛磊(钱都拿了出来了, 就这么点)。——VP+了<sub>1</sub>+补语+了<sub>2</sub>

B. 在“VP+补语+了<sub>1</sub>+NP+了<sub>2</sub>”句式中, “了<sub>1</sub>”“了<sub>2</sub>”属于合一型, 即“了<sub>1</sub>”“了<sub>2</sub>”都用同一个标记词来表示。[10]遂川本地话“了<sub>1</sub>”和“了<sub>2</sub>”都用完成标志“一”来表示。例如:

(41) □[liai<sup>35</sup>]□[tsei<sup>213</sup>]已经考□[san<sup>214</sup>]一。拍祸一(我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了)。

(42) 即早丘团倒一通子需一(他早就拿到了通知书了)。

(43) □[liai<sup>35</sup>]早丘卖完一包包子一(我早就卖完了包子了)。

在未来已然发生的事情中, “VP+了<sub>1</sub>+NP+了<sub>2</sub>”的两个“了”也属于合一型, 都用“一”表示。例如:

(44) 蛮拎该[si<sup>35</sup>]喝即早就到一备今一(明天这时候他早就到了北京了)。

C. 在其他没有两个“了”的已然句中, 已然体标记词“了”在遂川本地话中用标记词“一”来表示。例如:

(45) 您团亲□[lin<sup>42</sup>]买给东西夯□[ts<sup>h</sup>ei<sup>42</sup>]赖一? ——夯[ts<sup>h</sup>ei<sup>42</sup>]嘞子丧(你把昨天买的東西放在哪儿了? ——放在桌子上)。

(46) 球滚□[t<sup>h</sup>en<sup>51</sup>]滴系一(球滚到洞里去了)。

(47) 您□[lin<sup>42</sup>]错即嘞一吗? ——□[lin<sup>42</sup>]错嘞一(你认出他是谁了没有? ——认出来了)。

### 2.7.1. 已然体和完成体的区别

完成体和已然体都表示事件或动作的完成, 且都可以用标记词“一”来表示, 都可以用在过去和未来的事件当中。但是, 已然体标记“一”一般是出现在句末表示新情况的出现, 而完成体的标记“一”一般放在句中的动词之后, 表示动作的完成。已然体和完成体可以同时出现在“VP+了<sub>1</sub>+NP+了<sub>2</sub>”或“VP+了<sub>1</sub>+补语+了<sub>2</sub>”或“VP+补语+了<sub>1</sub>+NP+了<sub>2</sub>”或未来已然发生的事情“VP+了<sub>1</sub>+NP+了<sub>2</sub>”这样的句式, 具体用法上已说明。另外, 在其他没有两个“了”的已然句中, 已然体标记词“了”在遂川本地话中用标记词“一”来表示, 在这种句式中, 完成体和已然体可以合并。

### 2.7.2. 经历体与完成体、已然体的区别

经历体表示某一时间段内有过某种行为, 发生过某个事件, 或出现过某种状态, 经历体和完成体、已然体都表示动作行为或变化历程的完成。但是, 经历体强调的是“过去”所发生的行为动作或某种状态, 完成体和已然体更多地是强调“现在”完成的动作或事件。所以, 在时间轴上, 经历体与完成体、已然体也不同。[11]

## 3. 貌

### 3.1. 短时貌

林立芳指出: 短时貌表示动作行为的短暂。[12]石汝杰认为: 短时貌是指说话者心目中动作所花的时间比较短, 或进行的次数比较少。[13]短时貌表示事件发生或动作进行所经历的时间较为短暂。在普通话中, 表示短时貌方式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

A. 以动词重叠式表示。例如:

大家歇歇再干。

星期天, 在家里看看电视, 没出门。

B. 以“VP+一下/一会儿”式表示。例如:

我玩一会儿就回去。

C.以“VP—VP”式表示。如：

你坐着，我进去换一换衣服。

遂川方言表示短时貌的这三种方式一般都用“VP+耶哈”表示。例如：

(48) 流伙休卸耶哈□[tsuei<sup>42</sup>]□[tse<sup>32</sup>]（大家歇歇再干）。

(49) 新期天，□[ts<sup>h</sup>ei<sup>42</sup>]□[uei<sup>44</sup>]迪□[k<sup>h</sup>uen<sup>51</sup>]耶哈填似，□[en<sup>35</sup>]喇错门（星期天，在家里看看电视，没出门）。

(50) 您铨紧喇，□[liai<sup>35</sup>]进系换耶哈衣祸（你坐着，我进去换一换衣服）。

(51) □[liai<sup>35</sup>]搞耶哈丘维系（我玩一会儿就回去）。

通过上面例子可以知道，遂川本地话没有动词重叠、“VP+一会儿”和“VP—VP”式，所有的都用“VP+耶哈”表示。

另外，普通话动词“干”在遂川本地话中，用□[tse<sup>32</sup>]表示，如例（48）。像“干活”“干事”，遂川方言都说成“□[tse<sup>32</sup>]□[sei<sup>51</sup>]”。

### 3.2. 尝试貌

尝试貌表示试着做一做的意义。[12]尝试貌主要是在短时貌的基础上构成的，表示试着做某事。[13]尝试貌表示行为动作的尝试性。在普通话中，尝试貌和短时貌很相似，它们都可以通过动词重叠式、“VP+一下”式、“VP重叠+看”式或“VP—VP”式几种方式表示。[14]其主要区别在于语法意义上的细微差别，短时貌强调的是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非常短暂，话语的重点通常是动作或事件会快速结束；而尝试貌的语法意义主要是动作表示尝试或试探性，强调的是除了尝试这一动作本身外，有时还包括尝试后所获得的结果。[15]

遂川本地话还是用“VP+耶哈”式表示尝试貌。例如：

(52) 有啦磊好办法，浪□[liai<sup>35</sup>]□[tsuei<sup>42</sup>]想耶哈（有什么好办法，让我再想想看）。

(53) 您猜耶哈，□[kai<sup>35</sup>]卸啦磊（你猜一下看，这是什么）。

同时，从上例可以看出，在遂川本地方言中，疑问词“什么”一般是用“啦磊”表示。

### 3.3. 反复貌

反复貌指的是动作或行为在一定的时间内不断地重复。在普通话中，一般用“VP着VP着”这一方式表示反复这一语法意义，同时也用动词重叠式或“VP+一下”和“VP—VP”这几种方式表示。此处，主要讨论“VP着VP着”这一方式。遂川方言的反复貌类似于普通话的“VP着VP着”，一般用“VP紧VP紧”表示。例如：

(54) □[lio<sup>24</sup>]伙边走边袜，袜紧袜紧丘到一（我们边走边说，说着说着就到了）。

(55) 即□[ts<sup>h</sup>an<sup>51</sup>]紧□[ts<sup>h</sup>an<sup>51</sup>]紧突然和楞丘□[a<sup>214</sup>]噶一（他唱着唱着忽然哑了喉咙）。

(56) 即□[k<sup>h</sup>uen<sup>51</sup>]紧□[k<sup>h</sup>uen<sup>51</sup>]紧丘闭□[san<sup>214</sup>]眼居□[fin<sup>44</sup>]钩聚一（他看着看着慢慢地闭上眼睛睡着了）。

### 3.4. 随意貌

随意貌表示无所谓、任意等随意性语用功能。在遂川本地方言中，一般用“随便”放在动词前作状语表示随意貌的语法意义。例如：

(57) 即随便恰一几□[xe<sup>214</sup>]丘错门一（他胡乱吃了几口就出门了）。

(58) □[liai<sup>35</sup>]随便翻一几耶丘喇需玩把即一（我随便翻了几页就把书还给他了）。

### 3.5. 补充说明

(59) □[liai<sup>35</sup>]给朽表跌噶一，想□[tsuei<sup>42</sup>]买耶咂新给（我的手表掉了，想再买一只新的）。

动词“掉”在遂川本地话中表示“丢掉”义，用“跌噶”表示。从前例“擦掉黑板上的字！”“不能把这些东西丢掉。”可以发现，作补语的“掉”在方言中都“噶”表示。

(60) 血落该□[en<sup>35</sup>]停（雪不停地下着呢）。

(61) 即跳噶耶亚（这一晚上他都不停地跳着）。

观察例（60）（61），可以知道，很多时候普通话标记词“着”在遂川方言中会直接省略，用状语或其他名词代表持续状态。“紧”（普通话中的“着”）在遂川方言中不常使用，除上面所讨论那种情况即“VP+着+NP”中VP和NP之间结合度较高，“着”须用“紧”表示外。

## 4. 结语

汉语体貌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体貌的表达往往靠动词、形容词前后的其他成分来实现，遂川方言就是如此。遂川方言七种体、四种貌主要通过标记词表达体貌，如“洗雷”是起始体的标记，□[ts<sup>h</sup>ei<sup>42</sup>]是进行体的标记，“紧”和“一”是持续体的标记，“一”“噶”“噶一”是完成体的标记，“钩”是经历体的标记，“□[xa<sup>214</sup>]系”是继续体的标记，“一”或“噶”是已然体的标记，“耶哈”是短时貌、尝试貌和反复貌的标记，“随便”是随意貌的标记。同时，在完成体中，表示事件已经完成的句子一般在动词后加上“噶”“噶一”或者“一”来表示完成体意义；未来完成的事件或祈使句，一般是在动词后加“噶”表示完成体意义，而不用“一”或“噶一”。在持续体中，持续体句子如是使用“VP+着+NP”格式，且VP和NP之间结合度不高的话，“着”一般用“一”来表示；如果“VP+着+NP”中VP和NP之间结合度较高的话，“着”则用“紧”表示；在“VP+着！”这样的祈使句中，持续体标记词“着”一般用“紧喇”表示。在已然体中，“VP+了<sub>1</sub>+NP+了<sub>2</sub>”或“VP+了<sub>1</sub>+补语+了<sub>2</sub>”在遂川本地方言中，“了<sub>1</sub>”一般用“噶”表示，“了<sub>2</sub>”用完成标志“一”表示；在“VP+补语+了<sub>1</sub>+NP+了<sub>2</sub>”式中，遂川本地话“了<sub>1</sub>”和“了<sub>2</sub>”都用完成标志“一”表示；在其他已然句中，标记词“了”用“一”表示。同时，我们还讨论了继续体与起始体、持续体，完成体与已然体，经历体与完成体、已然体之间的区别。另外，在遂

川本地方言中, 同一个标记词还可以表示不同的语体意义, 如“一”既是完成体和已然体的体标记, 同时还是部分持续体的体标记。研究中还发现, 遂川方言没有“呢”这一语气词, 也不会用语气词表示体貌意义; 作补语的“掉”在方言中都用“噶”表示。

## 参考文献

- [1] 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2] 胡昊.湖北黄梅分路方言的体貌[J].现代交际,2020(15).
- [3] 马千.“V起来”相关构式研究[J].语文学刊,2018(01).
- [4] 范晓蕾.简评“了<sub>1</sub>”的语义研究[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0(04).
- [5] 戴耀晶.赣语泰和方言语法的完成体(上)[J].语文研究,1995(01).
- [6] 刘丹青.语法研究调查手册[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 [7] 陈前瑞,胡亚.词尾和句尾“了”的多功能模式[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04).
- [8] 陈前瑞,杨育欣.经历体的特定性与来源意义研究[J].汉字汉语研究,2019(01).
- [9] Luo Xiuyun.A Study on the Aspects of Shanggao Dialect in Gan Dialect[D].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019.
- [10] 黄映琼,温昌衍.普通话助词“了”在梅州客家话中的对应形式及相关问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2).
- [11] 李云兵.论坝那语动词的体貌系统[J].民族语文,2017(03).
- [12] 林立芳.梅县方言动词的体[A].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1996.
- [13] 石汝杰.苏州方言的体和貌[A].戴庆夏主编.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12).
- [14] Cai Jiaojiao.A Study on Aspectual Category in Nanxiong Dialect of Guangdong[D].Hunan Normal University,2020.
- [15] Lan Panpan.The Research of Aspect and Mood of Shanxi Yuncheng Dialect[D].Hunan Normal University,2015.